

李杲“阴火”证治特点分析

★ 胡素敏^{1,2} 张小萍³ (1. 湖南中医药大学07级博士 长沙410004; 2. 江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南昌330004; 3. 江西中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南昌330006)

摘要:李杲所谓“阴火”为内伤发热,其病因为饮食损胃,劳倦伤脾,致脾胃气虚所致;其病症特点主要表现为与外感相对的发热或显见热象的火热证;治疗上创立了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治疗大法,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传世名方。

关键词:李杲;阴火;甘温除热;升阳散火

中图分类号:R 242 **文献标识码:**A

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 Gao's Yin-pathogenic Fire

HU Su-min¹, ZHANG Xiao-ping²

1. Doctoral student of Grade 2007,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410004;

2.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330004;

3.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330006.

Abstract: Yin-pathogenic fire that Li Gao stressed is internal heat. The main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yin-pathogenic fire is spleen and stomach qi deficiency,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yin-pathogenic fire is fever relating to external contraction or high fever, the treatment of yin-pathogenic fire includes eliminating high fever with herbs sweet in flavor and warm in property and yang-qi's increasing by the wind herbs, so he made some famous prescriptions such as BuzhongYiqi Decoction and Shengyang Sanhuo Decoction.

Key words: Li Gao; Yin-pathogenic fire; Eliminating high fever with herbs sweet in flavor and warm in property; Yang-qi's increasing by the wind herbs

李杲(1180~1251),字明之,晚年自号东垣老人,金代真定(今河北正定县)人。李杲自幼敏达,少年时曾学习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著作。后来,又拜范仲淹的后人范炼为师,至22岁,已成为知名儒生。李杲20岁时“母王氏寝疾,命里中数医拯之,温凉寒热,其说异同,百药备尝,以水济水,竟莫知为何证而毙。君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,有愿曰:‘若遇良医,当力学以志吾过。’”当时,河北一带名医有河间的刘完素和易水的张元素,刘完素已近晚年,而张元素因治好刘氏之伤寒病名声大振。于是李杲“捐金帛”厚礼拜张氏为师。而张氏之学术思想,主要来自《内经》,并受华佗、王冰、钱乙、刘完素等医家的影响。李杲随其“学数年,尽得其

法。”基本掌握了为医之道。由于他受《内经》与其师张元素学术思想的影响,加上当时战争频繁,饥困劳役,惊恐忧伤,容易损伤脾胃,时医又滥用苦寒重损胃气,导致大量脾胃病的发生。李杲在深入系统地探讨脾胃生理病理的基础上,提出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学术见解,首倡“阴火”一证,并创立了甘温除热、升阳散火的治疗大法。本文就“阴火”的病因病症及治疗特点作一详细阐述,以冀读者对李杲阴火学说有更深入理解。

1 “阴火”的病因及病症特点

“阴火”一证为李杲所独创,李杲在其著作中多处提到阴火产生的病理机制,《脾胃论》^[1]中说“今饮食损胃,劳倦伤脾,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

热。”此处“火邪”即为阴火，因饮食损胃，劳倦伤脾，致使脾胃气虚而生热；“阴虚则内热，有所劳倦，形气衰少谷气不盛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气热，热气熏胸中，故为内热。”在这里李杲明确指出阴火为内伤发热，阴火与元气是对立统一的，阴火的存生取决于元气，而元气盛衰与脾胃有很大关系。他说：“火与元气不两立，一胜则一负。”可见，元气旺盛，则阴火无以存生，这就是《内经》中“气食少火，少火生气”；元气不足，则阴火妄动为害，也就是“壮火食气，壮火散气”。

“阴火”的提出，是以《内经》为依据的。李杲在《脾胃论》中引《素问·调经论》中“病生于阴者，得之饮食居处，阴阳喜怒。”说明了内伤饮食劳倦之证，与“病生于阳者，得之风雨寒暑”相对应，而为阴证。李杲所论的“阴火”，其概念十分广泛，包括心火、下焦包络之火、相火、肾间阴火、七情之火等多种。如《脾胃论》云：“脾胃气衰，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，心火者，阴火也，起于下焦，其系系于心。心不主令，相火代之。相火，下焦包络之火，元气之贼也。”“脾胃气虚，则下流于肾，阴火得以乘其土位。”这充分说明阴火源于中焦，起于下焦，系见于上焦。阴火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气虚。

在李杲的论述中，不仅阴火所涉及脏腑不同，而且病理表现亦多种多样，从李杲重视外感与内伤之辨，以及按阴火论治的病证看，阴火乃是与外感相对的发热或显见热象的火热证，属于内伤范畴。“阴火”的病证特点正如《脾胃论》云：“脾证始得，气高而喘，身热而烦，其脉洪大而头痛，或渴不止，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。盖阴火上冲则气高，渴而烦热，为头痛，为渴，而脉洪。”“脾胃一伤，五乱互作，其始病遍身壮热，头痛目眩，肢体沉重，四肢不收，怠惰嗜卧，为热所伤，元气不能运用，故四肢困怠如此。”阴火一证与阳明热证的临床表现是完全不同的：阳明热证起于外感，身热口渴，汗出脉洪有力；而阴火之证起于内伤劳逸，身热心烦（这并非外感实热之证）、头痛（疼痛时作时止，不像外感者常痛不已）、懒言少食、四肢困倦、自汗口渴、动则气短而喘、脉洪无力。另外由于脾胃不足，清阳下陷则见大便泄泻，或内脏下垂等症，病属内伤，当用甘温除热之法，若误作外感治，则重虚元气。

2 “阴火”的治疗思路及特点

“阴火”学说的最有价值之处，是根据中医气化理论提出“阴火”的治疗思路^[2]。气化学说认为，只有谷气上升，脾气升发，元气才能充沛，阴火才能收敛潜藏。由于他重视脾胃，并强调脾气升发的一面，

因而在治疗上创立了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用药法度，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传世名方。

2.1 甘温除热 对于“阴火”的治疗，李杲在《脾胃论》中提出“惟当以辛甘温之剂，补其中而升其阳，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。《经》曰：劳者温之，损者温之。又云，温能除大热，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。”李杲认为“阴火”的形成，乃是脾胃受损所致，“脾胃之气下流，使谷气不得升浮，是春生之令不行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，则不任风寒，乃生寒热，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。”“然而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，外感风寒乃伤其形。伤其外为有余，有余者泻之；伤其内为不足，不足者补之。内伤不足之病，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，则虚其虚也。”为此李杲创立甘温除热一法治疗“阴火”一证。深入研究李杲甘温除热法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的组方原则，可知甘温除热法其实包含两层涵义：即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甘草等甘温之品补中益气；用升麻、柴胡等风药升阳举陷。

补中益气汤的药物组成为黄芪、人参、甘草、升麻、柴胡、橘皮、当归、白术。东垣立补中益气汤的本旨是用黄芪来益皮毛、闭腠理，用人参补肺气，用甘草来泻心火（过度烦劳，则虚热内生，得甘温之品以益元气，而虚热自退，故东垣认为芪、参、草三药为除烦热之圣药），用白术来除胃中热，用升麻、柴胡来引黄芪、甘草之气味上行，用陈皮理胸中之气，用当归来和血。胃气就是元气、卫气、荣气，是生发之气，如同春夏之气，有欣欣向荣、生气勃勃之机，中虚得补，元气恢复，清阳升发，则诸症自愈。明代医家赵献可曾说：“凡脾胃，喜甘而恶苦，喜补而恶攻，喜温而恶寒，喜通而恶滞，喜升而恶降，喜燥而恶湿，此方得之。”（《医贯·后天要论·补中益气汤论》）。

李杲临证组方，擅用升麻、柴胡两药。升麻是足阳明胃经之引经药，可升发脾胃之清阳，李杲认为：“升麻，此足阳明胃、足太阴脾经行经药也。若补脾胃，非此药为引用，行其本经，不能补此二经”；柴胡为足少阳胆经之引经药，可升发少阳春升之气。李杲说：“胆者，少阳春升之气，春气升则万化安也，故胆气春升，则余脏从之；胆气不升，则飧泄、肠癖不一而起。”故“胃中清气在下，必加升麻、柴胡以引之。”本方的用量，李杲原方黄芪最多为3克，其余皆为0.6~2克，意取轻清上升。后世医家用于济急时常加大剂量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升麻、柴胡二药用量不能太大，一般为1~3克，即使余药加至9~15克时，这二药也不得超过3克。因为内虚之证忌升散，本方借此二药只为升提下陷之清气，多用了此二药

则使本方成了升散剂,非李杲制方原意。

2.2 升阳散火 李杲把脾胃作为人体的气化中枢,人体从对食物水液的消化吸收,转为各脏腑之气,以及糟粕排泄都属于脾胃气化,其形式是升降出入。一旦脾胃气虚,则中焦滞塞,会影响到三焦阳气的升降出入,气机失常,则上焦阳气郁而化热;因脾虚清阳不升,脾湿下流于下焦,致下焦阳气郁而发热。对于“胃虚过食冷物,抑遏阳气于脾土”及“血虚而得之”的四肢发热,肌热,筋痹热,骨髓中热,发困,热如火燎,扞之烙手等病证,李杲根据《内经》虚则补之,火郁发之理论,用升阳散火汤(人参、甘草、防风、柴胡、升麻、葛根、羌活、独活、白芍)益气升阳,发散郁火。

本方有生脾胃阳气,散中焦郁火的作用。但本方作为泻火剂却没有一味苦降药物,为何?历代医家对此曾作过经典评论。明代医家吴昆在《医方考》中说:“少阳者,三焦与胆也。经曰:少火生气。少火也,生物之本,扬之则光,遏之则灭,今为饮食填塞至阴,抑遏其上行之气,则生道几于息矣,故宜辛温之剂以举之。升麻、柴胡、羌活、独活、防风、干葛,皆辛温上行之物也,故用以升少阳之气,清阳既出上窍,则浊阴自归下窍,而食物传化自无抑遏之患;芍药味酸,能泻土中之木;人参味甘,能补中州之气;生甘草能泻郁火于脾,从而炙之,则健脾胃而和中矣。李杲圣于脾胃者,其治之也,必主于升阳,俗医知降而不知升,是扑其少火也。”

清代医家汪昂在《医方集解》中亦云:“(东垣)治肌热表热,四肢发热,骨髓中热,热如火燎,扞之烙手,此病多因血虚得之,及胃虚过食冷物,抑遏阳气于脾土,并宜服此。此手足少阳药也,柴胡以发少阳之火为君;升、葛以发阳明之火,羌、防以发太阳之火,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为臣;此皆味薄气轻,上行之药,所以升举其阳,使三焦畅遂,而火邪皆散矣。人参、甘草益脾土而泻热,芍药泻脾火而敛阴,且酸敛

甘缓,散中有收,不致有损阴气为佐使也。”《医林纂要》中亦说到:“阳气一有所遏抑,则愤逆而见为火焉(火郁在中、下二焦,此方所治是也。若酒食醱厚烧灼,则又助火,而火逼中、上焦,乃为凉膈散症矣)。火郁于下,真阴愈灼,苦以发之,拨自肾命之中(柴胡解骨髓中热),宣之脾胃之上(葛根、升麻散脾胃热),达之四表之末(羌活,独活祛四肢热),阳气可不郁矣。参、芍、草、姜、枣,以厚滋脾胃,而和其阴阳,所以固其气血之本也。胃伤冷食,何以不用消导而用和补?曰,此非伤食,乃伤于所食之冷而抑遏阳气耳。胃已虚矣,何可更消?人参、甘草、姜、枣以温之,则冷气消矣。热盛如此,何以不用寒凉?曰,阳气已为阴所抑遏矣,而更用寒凉,是重为抑遏之。”

3 小结

由此可见,“阴火”的病理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脾胃气衰。李杲发挥了《内经》“有胃气则生,无胃气则死”的强调胃气作用的观点,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,而元气是健康之本。脾胃伤则元气衰,元气衰则百病由生。他的学术思想既秉承了《内经》的理论,又对《内经》的理论作了自己的发挥。李杲认为只有谷气上升,脾气升发,元气才能充沛,阴火才能收敛潜藏。因此他创立了甘温除热法和升阳散火法治疗阴火一证,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名方。正是这种发挥成就了李杲的学术,奠定了李杲在中医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。李杲的学术影响也远远跨越了他生活的金元时代,八百余年来,他的学术广为传播,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李东垣撰,文魁,丁国华等整理.脾胃论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8.
- [2] 孟庆云.医中之王道——补土派大师李杲[J].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2006,18(5):5-8.

(收稿日期:2009-10-09)

《江西中医药》征订启事

《江西中医药》创刊于1951年,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中医药杂志,也是第一批进入中文核心期刊的中国医药类核心期刊,并被多家知名权威检索期刊及数据库确定为固定信息源。五十多年来,《江西中医药》发表了数以万计的优学术论文,一大批中医药学者就是从这里走向成功、走向成名的。21世纪,《江西中医药》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,2002年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、江西省优秀期刊,2004年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期刊。2003年成功改为月刊,赢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。本着“面向临床,面向基层,坚持传统,注重实用”的办刊思路,我们进一步充实内容,调整栏目,使文章更具可读性、实用性、信息性,以满足读者的需要。

《江西中医药》(ISSN0411-9584,CN 36-1095/R)为月刊,国内外公开发行。国内邮发代号为44-5,国外代号为BM1012。每期定价:4.80元。